

21世纪 资本论

导读本

何帆◎著

A Reader's Guide to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A Reader's Guide to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1世纪
资本论

导读本

何帆◎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 何帆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086-4944-3

I. ①2… II. ①何…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592号

《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

著者：何帆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25

字数：194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944-3 / F · 3301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A Reader's
Guide to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前 言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本学术著作，法文版厚达1 000页；英文版将近700页，并一直高居亚马逊“经济理论”类畅销排行榜榜首。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业内专家对这本书的评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三篇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皮凯蒂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以成为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罗伯特·索洛也力挺皮凯蒂，尽管皮凯蒂在书中对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就说，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阿龙·阿西莫格鲁等也对皮凯蒂论证中的缺陷提出了批评^①。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和金融界的指责就

^① 关于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英国《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都设立了专门的“皮凯蒂讨论”博客。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龙都在微博上定期更新关于皮凯蒂的讨论。亦可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ital_in_the_Twenty-First_Century，这个词条提供了很多对皮凯蒂评论的链接。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争论各方的立场，本书附录收录了我的几个学生就克鲁格曼、索洛、曼昆、萨默斯、阿西莫格鲁以及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大卫·哈维等人的观点述评。本书以介绍皮凯蒂的思想为主，一般不展开评论，对于若干争议性较大的关键观点，采用脚注的形式加以补充说明。

更多了。围绕着皮凯蒂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界的风暴已经袭来。

可以预料，皮凯蒂的新作在中国也会引发激烈的讨论，而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则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中信出版社在推出《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的同时，还邀请我写了这本导读本。我试图对皮凯蒂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以期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了解皮凯蒂的观点，能对参与争鸣的各方有所参考^①。

从长时段看大历史

皮凯蒂 1971 年出生于巴黎，18 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数学和经济学，22 岁获得博士学位。1993~1995 年间，皮凯蒂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但他很快就感到美国的经济学界过于学院派，只关心发表论文，不关心现实问题，因此，他于 1995 年回到法国，在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继续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简称 EHESS）的教授，2006 年他还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并担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和税收。《21 世纪资本论》是基于他和合作者过去 15 年的工作完成的。该书首

^① 本书第二部分是我为“澎湃新闻”写的“九评皮凯蒂”系列，其中也简要谈到了皮凯蒂的观点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本书主要介绍皮凯蒂的思想，在某些地方出于读者理解方便，会举一些和中国有关的例子，但并未专门探讨皮凯蒂的各个观点在中国是否成立。诚望各位读者本着客观、中立的立场，理解本书的主要观点。怎样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有待各位方家指教。

次利用 18 世纪至今长达 300 多年的跨国历史数据，揭示了发达国家不平等演化的路径。

先从人口的变化来看。19 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皮凯蒂认为，人口激增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诱因之一。目睹法国人口激增导致的政治动荡，托马斯·马尔萨斯才写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停止对穷人的救济、限制穷人的过度生育。21 世纪，全球人口变化又会出现一场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 1950~1970 年间创下了 1.9% 的历史最高纪录，然后逐渐下降，预计到 2030 年会降至 0.4%，到 2070 年会降至 0.1% 左右。21 世纪后半段，即从 2050 年到 2100 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 0.2%，这其中，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 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 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 -0.1% 和 -0.2%）。

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加深。前一个影响已是众所周知，那何以会出现后一种影响？一则，如果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二则，如果人口多，偏好会更多样，社会流动性相对更强，年青一代会和上一代更不同，机会相对更多，从而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产出的变化。大致来说，人均产出的变化和全球人口的变化方向一致，也会出现一个倒 U 形的曲线。但是，与人口变化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在 18 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为 0，到 19 世纪开始缓慢增加。20 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两次赶超。第一次赶超是“二战”之后，欧洲（也应该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甚至包括苏联的经济增长）赶超美国；第二次是最近 20 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赶

超，从长时段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平缓的。从 1700 年到 2012 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长速度为 0.8%。第二，人口增速会跌至 0，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 0。皮凯蒂认为，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在 21 世纪很难超过 1.5%。

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和人均产出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 世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事实上，1950~1970 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一个高峰时期，年均增速为 4%。而 1990~2012 年，全球产出的增速已经滑落到 3.5%，预计 2030~2050 年会进一步降至 3%，2050~2100 年则可能跌至 1.5%。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皮凯蒂反复谈道“复利”的力量，只要能够保持正增长，假以时日，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会有巨大的提高。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皮凯蒂在此书中经常将资本与财富混用。他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这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资本或财富的构成变化较大，资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 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当时的土地主要是农业用地，富人的财富来源主要是去各地的农庄收租。之后，公债的规模不断扩大，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公债规模是国民收入的两倍。19 世纪尚未出现通货膨胀，公债的利息给得又高，养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阶层。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低廉，贫富差距程度也较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①

^①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一书中就提出，这是美国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富人拥有大量的奴隶财产）。20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20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19世纪，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与此相当。19世纪，公债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应该有7%~8%。按照皮凯蒂的估计，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为4%~5%。

因此，皮凯蒂的结论是： $r>g$ ，即资本的收益率（ r ）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 g ）。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①。

不平等的历史

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差距。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占有的份额》的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

^① 这一结论是存在争议的，可参见附录中萨默斯对皮凯蒂的评论。

“库兹涅茨曲线”，并被推举为会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 1913 年到 1948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45%~50% 下降到了 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 U 形：随着经济的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托起来。

皮凯蒂利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了推进。他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 1913~1948 年间的确有了显著的下降，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收入不平等趋于稳定，没有进一步下降，从 80 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扩大，到了 2000 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 1913 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凯蒂在研究收入不平等时没有沿用库兹涅茨的方法，也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他最关注的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什么呢？皮凯蒂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该鼓励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从而导致极度富裕阶层（比如，最富的 1%）与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而国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计算一年之内一国的收入。按照皮凯蒂的计算，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 6~7，或者更直观地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 6~7 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美国为 4~5。“一战”之后，欧美的资本/收入比均开始下降。到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降至 2~3，美国则在 4 以下，但之后又开始上升，尤其在欧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了 2000 年，欧洲的资

本/收入比已经上升到 5~6，而且有可能继续上升。皮凯蒂估计，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收入比到 21 世纪末将达到 6.5。

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比，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alpha=r \times \beta$ ， α 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r 是资本收益率， β 是资本/收入比)。比如，假设一国的资本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 6 倍，而资本收益率为 5%，那么国民收入中将有 30% 是资本拿走的。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他们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多，还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而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该和你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

那么，皮凯蒂凭什么预测 21 世纪全球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呢？长期来看，如果储蓄率提高，资本/收入比将上升。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资本/收入比将上升 ($\beta=s/g$ ， β 为资本/收入比， s 是储蓄率， g 是经济增长率)。在皮凯蒂看来，未来的世界恰好是一个低增长和高储蓄结合的局面。经济增长放缓容易理解，毕竟，人口的减少和老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长的潜力。为什么储蓄率会较高呢？皮凯蒂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储蓄率一直稳定在 10%~12%，而且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储蓄率相应地也就越高。低增长加上高储蓄，决定了全球的资本/收入比会逐渐提高。

等等，即使全球的资本越来越多，也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就会向资本集中。经济学上讲，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是递减的，如果资本能够赚

到的钱越来越少，那么即使全球的资本多了，也不过是一批恓恓惶惶、无处容身的资本。皮凯蒂承认，从理论上讲，资本回报会递减，但关键在于递减的速度有多快。回忆一下： $\alpha = r \times \beta$ ，如果 r 的递减速度快于 β 的增长速度，那么 α 反而会下降，但皮凯蒂认为，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出会下降，从而导致 r 下降，但 α 还是会提高。换言之，收益递减的作用不如资本规模膨胀的作用大。什么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会大于1呢？通俗地讲，这意味着资本的投资机会更多。想象一下，资本正在周游世界，而且各地都在为吸引投资而互相竞争，技术进步也会不断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一个更可能的结果就是，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仍然会较高。因此，一方面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的收益率又较高，则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①。

总结一下，《21世纪资本论》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19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贫富分化的趋势直到1870年之后才不再恶化，却也没有改善。“二战”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又开始逐渐恶化。这是一条U形曲线。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可是，1914~1945年间不是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的现象吗，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再有奇迹发生呢？皮凯蒂认为，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下降，不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首先，战争直接带来了损失。尤其

^① 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是否大于1，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可参见附录中萨默斯对皮凯蒂的评论。

是在欧洲战场上，比如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德国的损失相当于一年半的国民收入。其次，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主要包括：海外资产大幅缩水（由于外国政府革命之后拒绝偿还债务，比如苏联；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战争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富人财富受到冲击，不得不变卖资产度日）。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两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 $2/3\sim3/4$ 。最后，“二战”之后发生了政策变化。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价格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房产价格下跌是因为各国普遍实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二战”之后国有化风行一时，而且对资本流动、证券交易都有严格的管制。按照皮凯蒂的估计，这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 $1/4\sim1/3$ 。皮凯蒂也谈及，这一时期尽管收入不平等下降得非常显著，但却是资本主义的“安乐死”。这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很难复制。

拯救 21 世纪

悲观的预言往往带来激进的建议。皮凯蒂主张，为了扭转 21 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①。这个建议连他自己都知道无法实行，他承认这是一种“乌托邦”想法。《21 世纪资本论》一书受到的最猛烈抨击就是皮凯蒂提出的征税建议。但是，抛开既得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皮凯蒂的主张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

皮凯蒂并不是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

^① 曼昆对皮凯蒂的主要批评是，即使征收累进税能够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但一些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隐性原因，比如过度管制带来的腐败现象（经济学中称为“寻租”），是无法通过征税加以解决的。可参见附录中曼昆对皮凯蒂的评论。

经济的全面干预上去，他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20世纪中期，全球范围内政府的规模已经出现了一次大跃进。1900~1910年间，在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从1910年到1980年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如今，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0%~55%。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展望21世纪，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前景下，税收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皮凯蒂又认为，政府亟须强化其承担的社会职能。19世纪的政府基本不管教育和医疗卫生，因此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医疗卫生条件也较差；如今，政府投入已经是教育、医疗卫生经费的主要来源。19世纪，政府也基本不管养老问题；而如今，对于大多数退休者来说，从政府那里领到的养老金是其老年的主要收入。但是，如今的教育已经从增加社会流动性，转变为压制社会流动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则上不起。哈佛大学学生的父母平均年收入是45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2%人群的水平。20世纪中期建立的“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制度也无法持续，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会比年轻人口多很多。

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些社会职能，政府应考虑进行税收改革。直白地讲，人们还是要多缴税。但是，贫富分化严重会导致人们不愿意缴税。因此，皮凯蒂的建议是，应考虑征收累进所得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提高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1914年之前，欧美国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大约为2%，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就开始猛增到50%以上。这一时期，美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增长尤其迅猛。1933年，罗斯福总统一上台，就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63%，1937年又增至79%，1942年增至88%，1944年更是增至94%。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又开始下降。如今，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竞

争，所得税不仅不再是累进的，反而成了累退的。在法国，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所得税率为 40%~45%，收入更高的 40% 的人口，或曰中产阶层的所得税率为 45%~50%，但到了收入最高的 5% 以上的超级富翁，他们要缴的所得税的税率反而开始降低。收入最高的 0.1% 的超级富翁，所得税率仅为 35%。沃伦·巴菲特也曾经说过，他缴的税还没有他的秘书多。

这种累退所得税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而且会让全社会感到不公平，尤其是被迫承担最高税率的中产阶层。如果人们感到不公平，就不会愿意缴税。人人为自己着想，反对各种税收改革。在经济低迷的时候，税收改革本来就很困难，这下子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了。

皮凯蒂进一步提到，其实对所得征税并不完美，因为超级富翁们并不会如实上报他们坐拥财富得到的收益。欧莱雅的继承人贝当古 (Liliane Bettencout) 可能是法国最有钱的人，她拥有的财富达 300 亿欧元，但她每年申报的收入不超过 500 万欧元，不到其财富的 2‰。这就是皮凯蒂主张对资本，而非所得征税的原因。他主张对资本征税的另一个考虑是，如果对资本征税，人们会更准确地申报资本所得，这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监管金融行业，避免出现 2008 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有人会说，对富人征税，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反而对经济增长有损害。事实是，适度的财富能够鼓励勤奋，但过度的财富只能鼓励寄生虫。有人会说，有钱人赚那么多的钱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皮凯蒂及其同僚的研究表明，大企业的 CEO（首席执行官）拿多少钱，与企业的业绩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就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钱都是自己赚的，那他们的儿女、孙子女，也一样有资格享受世袭的巨额财富吗？等到一个社会里 1% 的人占有 99% 的财富，而其他人全无立锥之地，这样的社会还会得到人们的珍惜和呵护吗？从根本上说，

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就看你想要什么。皮凯蒂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未解之谜

公允地讲，皮凯蒂的预言只是一个狂野的设想。21世纪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测。21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持续低迷吗？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很有可能。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呢？如果非洲突然开始经济腾飞了呢？21世纪的储蓄率会一直很高吗？也很难讲。在皮凯蒂的模型中，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是没有关系的，到底是否如此，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还有，皮凯蒂认为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内是稳定的，而且一定会比经济增长率高，这更是令人将信将疑。

皮凯蒂试图从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平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还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很少涉及，甚至对其他发达国家，比如南欧国家、日本都很少提及。这样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①。如果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来，一方面会影响对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独特之处，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按照皮凯蒂的分析思路和政策建议，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只怕会有隔靴搔痒的尴尬和无奈。

皮凯蒂新作中最大的未解之谜就是历史。他把19世纪和21世纪做

^① 阿西莫格鲁是年青一代学者中研究制度变迁用功最勤者之一。他和合作者对皮凯蒂的主要批评意见就是，皮凯蒂过分强调 $r>g$ ，而忽视了收入不平等是由更复杂的制度因素造成的。可参见附录中阿西莫格鲁对皮凯蒂的评论。

了对比，处处暗示着，21世纪可能会重蹈19世纪的覆辙。这一判断令人为之色变。19世纪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但这也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时代。就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突然涌现，各国从拥护自由贸易纷纷改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了“一战”的深渊。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贫富不平等究竟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最想从历史研究中知道的。

A Reader's
Guide to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目 录

前 言 // VII

第一部分 分章导读

导 言 // 007

第一章 收入和产出 // 021

第二章 增长：幻觉与现实 // 033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 045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 057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 069

第六章 21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 079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 // 093

第八章 两个世界 // 107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 117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 127

第十一章 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 137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 151